

固化与分化

——新兴宗教组织运作机制探析

曹月如¹, 马海燕²

(1. 石家庄学院 政法系, 河北 石家庄 050035; 2.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中国新兴宗教一般有一个金字塔状层级组织,最底层的设计有“纵横交织”的鲜明特征:“异乡传教”使传教者及新信徒之间形成纵向联系,也使传播网络不断纵向分化,其动力来自于借助灵力“消灾祛难”的渴望;“经营聚会点”使信徒间形成横向联系,使组织在当地社会固化,并从聚会点中再成长起新的传教者,其动力来自于共同敬虔生活导致的身体与精神方面的益处以及团体中的归属感、亲密感。分化与固化持续进行的动力都依赖于从金字塔顶源源不断输送的灵力。

关键词:组织;异乡传教;经营聚会点

中图分类号:B9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3)02-0025-06

十九世纪中后期以来,一些新奇的、另类的、甚至与传统宗教格格不入的新型宗教团体大量涌现,此类宗教被称为“新兴宗教”。新兴宗教特指“在现代社会变迁下各种创新性的宗教团体,是提出了某些新的教义或礼仪的宗教运动与宗教团体,或者整合不同的宗教内涵,展现出其因时制宜的传播特点,进而创立出具有全球性融渗特质的新宗教文化。”^[1]

一些极端型新兴宗教制造了违背人性、危害社会的事件,如“人民圣殿教”集体自杀事件、“奥姆真理教”杀人事件等,一度引起全世界的广泛关注。正当人们以观看“他人瓦上霜”的心态议论这些国外的新鲜事时,不知不觉中,新兴宗教也在我们国家诞生了。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三赎基督教(门徒会)、呼喊派、被立王、主神教、观音法门等逐渐为人所熟悉,并且迅速蔓延,比如,三赎基督教在九十年代时已经传播到全国十几个省。这些新出现的宗教团体,通常与社会文化有较大张力,对政治稳定及社会和谐存在一定的隐患,有些极端型新兴宗教已被国家相关部门认定为邪教。正确认识新兴宗教并给予恰当的引导与管理,是当务之急。

台湾学者瞿海源对于新兴宗教的传布提出了

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分析架构,他认为:“领袖、教义、组织三个因素影响新兴宗教的传布。领袖的神奇能力、玄妙而简单的教义,共同创造出一种适合大众的超凡能力,通过有效的组织运作,不断扩散开去,推动了新兴宗教的传布。这三者之间有着紧密互动的关系,其中,领袖是运作的核心”^[2]。中国的新兴宗教一般都受到政府严格管制,其所谓的“领袖”都在暗中活动,并不能公开利用其神奇能力的彰显来推动新兴宗教的传布。所以,组织运作就成为影响传播的一个最主要因素。笔者用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新兴宗教组织进行研究,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是因为新兴宗教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以问卷测量的方法未必能得到真实可信的资料。而田野调查可以进行深入访谈,也可以对重点对象跟踪访问,力求能更接近事实。笔者从2011年9月到2012年7月,以河北省S县L村为田野点,进行了为期一年的观察访问。本文以在河北省S县L村调查所得资料为基础,以三赎基督教为例分析新兴宗教组织运作的结构与动因,并提出相应的治理建议。

一、L村新兴宗教概况

河北省S县L村是一个普通的乡村,活跃在

收稿日期:2013-04-19

作者简介:曹月如(1969-),女,河北石家庄人,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政治。

这一带的新兴宗教组织叫作“三赎基督教”，因为它宣扬有病不去医院，祷告就可医治，致使许多人贻误治疗时机，造成对生命安全的威胁，被国家定为邪教，但近年来还在一些地方秘密传播。

三赎基督教由陕西耀县农民季三保于 1989 年创立，他之前曾加入过基督教，在他掌握的基督教宗教知识基础上模仿、改造、简化之后创造了新的教义。他宣称自己是第三次来人间拯救的基督，称为“三赎基督”。他成功召集了一些追随者，模仿耶稣传道，选了十二个人做他的门徒，所以又叫“门徒会”。三赎基督教传入 S 县 L 村，最简单有力的宣传是：不烧香不磕头，只要信“三赎基督”，有病治病，没病保平安。这样的宣传引起很多人的兴趣。该村第一信徒是张某，她姐姐家在相邻的 A 县。1996 年张某姐姐向她传教，不久张某的三个邻居也加入了该组织，这几个人在张某姐姐的帮助下成立了一个聚会点。隔一段时间，A 县就有奉差（传教人）来“坚固”这些信徒，把信教的人叫到一起，叫作“守安息”，这些人常聚的地方是张某家的一个较安静的房间里。等这些人熟悉了该教的教义、仪式后，就被鼓励去异乡传教。第二年，张某家安息摊的人后来渐渐多起来，安息摊不能超过 8 个人，人多了就另立安息摊。村里人称这条线上的人属“A 县线”。A 县线在 L 村发展状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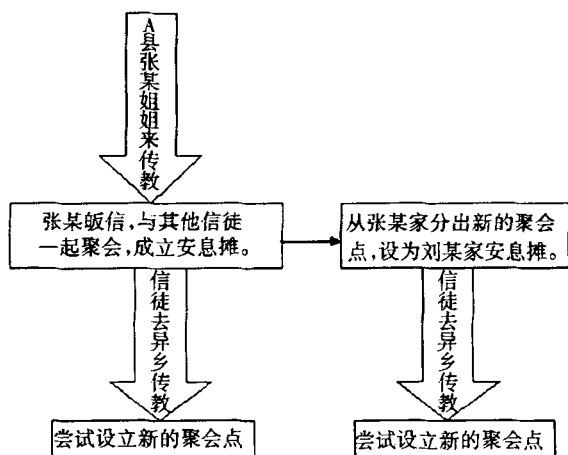


图 1 三赎基督教的传播方式

Fig. 1 The dissemination mode of Sanshu Christianity

除了 A 县线外，还有 B 县线和 C 县线，都是以县名命名，意思是这些信徒由该县的人来传教，也由该县的人来管理。B 县线和 C 县线信徒少，只有一个安息摊，与别村的人共同构成一个教会

点。A 县线、B 县线和 C 县线上的人虽然都是很熟悉的乡亲，但三条线互不统属，各安息摊成员只能在自己聚会的地方活动，不允许跨点走动。三赎基督教顺着三条线几乎同时从周围县市传入 L 村，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本县及相邻县市，传播速度都差不多。据调查，传入河北省各县市的时间几乎都在 2000 年前的三至五年，也说明新兴宗教在熟人社会传播速度之快。“所有的信仰都依赖于人际网络的影响”^{[3]351}。在中国农村，有着同质化的人群和以血缘与地缘为纽带联系起来的人际网络，这为其传播提供了便捷的条件。历史上的农村秘密宗教也有在熟人社会传播迅速的特点，据研究，“往往在三数年间即成庞大集团”^[4]。现在，交通通讯非常发达，农村新兴宗教的传播速度与历史上的秘密宗教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三赎基督教并没有正式的人教仪式，所以，该组织不能像统计基督教信徒一样以受洗人数为标准。笔者在统计该村三赎基督信徒人数时，以经常性聚会达到三个月为标准，依此标准，该村现在信徒为 31 人。从三赎基督教传入该村到现在，有的人加入，有的人退出，也有的人去世，但总体人数基本保持不变。

从 L 村三赎基督教的传播历史与现状看，这是一个体系严密的组织，它利用农村人际网络传播，信徒找来新信徒，其组织不断固化、分化，维持其运作。

二、新兴宗教的组织运作机制

在熟人社会里，新兴宗教基层组织不断固化、分化，这一运作机制是其组织保持活跃的主要原因。新兴宗教传播的动力来自于哪里？是怎样动员信徒的？

（一）灵验的神及灵力的扩散

新兴宗教都宣称灵验的神能助人脱离困境、规避风险。向灵验的神求助是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中国人世代以农为生，脆弱的小农经济加上天灾人祸常常使人们挣扎在生死线上。当民众所焦虑的事件用此世的方案无法解决时，就转向超验的神灵来寻求帮助。在多神信仰的环境中，“在跟神交换时，人们愿意为被认为更可靠的神付更高的价格。”^{[3]119-120}所以人们总是验证哪个神更灵验，并与被证明灵验的神去交换。“唯灵是信”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特点^[5]。无论哪种宗教要想在中国民间赢得信众，都要迎合这种

对灵验性的需求。后世称为民间秘密宗教的鼻祖张角也用这种方法扩张组织。《后汉书·皇甫嵩传》清楚记载了他吸引信众的方法:“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余年间,信徒数十万,连接郡国……”^[6]。时至今日,新兴宗教在农村地区要招徕信徒,也要极力证明神的“灵验”。与其他国家的新兴宗教比起来,中国的新兴宗教组织规模较大,有的跨省际传播。一般都有一个金字塔状组织,最高处是神化的教主,拥有最高权威,由低到高一层比一层更接近神圣的教主,也更有权威。这样的结构便于调动成员,维持组织运作。

三赎基督教也有个金字塔状组织,最高处是教主,最下层组织称为“教会点”,普通信徒集中在这一层。教主以外的六层组织负责人被称为“执事”。三赎基督教用两种设计体现神在普通信徒中“在场”:一种是由最高处的教主定期往下传送学习材料,这些材料等于神的旨意;另一种是在各基层聚会点由信徒给神做见证(证明发生过的神迹奇事)。该教主要有三种见证方法:一是信徒聚会时互相讲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神迹奇事;二是定期由上线发下来的手写的见证。发生在信徒身上的见证要写成书面形式,由教会点执事交给上线,上线把典型的见证汇编后再定期发放到各聚会点宣读;三是巡证见证人到各聚会点亲自讲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见证。经历过典型神迹奇事的人被鼓励去各教会点巡回演说,这些人被称为“巡证见证人”。通过各种见证方法,使无形的灵力有了可感知的形式。

通过金字塔组织,教主就能把他的旨意层层下传,也能使灵力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最下层,以便控制整个组织。

(二)网络的拓展模式

源源不断自上而下输送的灵力,不仅是控制信徒的力量,也是促使信徒不断去扩张组织的动力。三赎基督教设计了一套“纵横交织”的运作机制,即“异乡传教”和“经营聚会点”。“异乡传教”使传播范围不断分化,它的运作依赖传教者及新信徒之间形成的较紧密的纵向联系,其动力来自于信徒借助灵力“消灾祛难”的渴望;“经营聚会点”使信徒间形成横向联系,使组织在当地社会固化,并从聚会点中再成长起新的传教者,其

动力来自于共同敬虔生活导致的身体与精神方面的益处以及团体中的归属感、亲密感。纵向分化与横向固化的持续进行都依赖于从金字塔顶源源不断输送的灵力的鼓舞。

1. 异乡传教

“异乡传教”的形式既可以利用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扩张组织,又可以避开政府的管制。虽然也有人离开家乡直接到陌生人去传教的例子,但这是极个别现象。最常见的形式是由熟人介绍,离开家乡异地传教。除了介绍他去的人以外,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居住地址,这就使他有了一定程度的匿名化,大大增加了安全性。另外,传教者与新信徒之间一定程度的陌生化也增强了传教的效果。俗话说“墙外开花墙内香,远来的和尚会念经”,陌生化使双方的心理上保持适当的距离,增加了传教者的神秘色彩和神圣权威。历史上的秘密宗教有许多也采取异乡传教方式,这是非法宗教组织在熟人社会常用的发展模式。

异乡传教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信徒“规避风险,消灾祛难”的渴望。从三赎基督的教义上说,每一个信徒要为自己的平安积攒“工价”。“工价”是信徒为神所做的事,包括外出传教,按时守安息,上慈惠(奉献给神的钱)等。“工价”类似于销售中常见的“积分”制度。工价攒得越多,从神那里兑现的赐福越多,规避风险的可能性越大。所以每一个信徒都有传教的动机。但只有两种人肯投入大量时间、精力去“传教”:一种是生活中遇到挫折,渴望依靠神的超自然能力解决问题的人,另一种是接触时间长、自我卷入程度深的人。前者急于攒更多工价与神交换平安,后者已把投资神的事业视为一种最有价值的生活方式。前者多专注于功利性层面,当觉得自己攒了足够多的工价却没有达到消灾祛难的目的时,会体会到强烈的挫折感而放弃信仰退出该组织。后者多是接触该教时间较长的人,他们的卷入已涉及到个人的价值层面,在遇到挫折时,往往会解释为自己还不够虔诚,一般会选择追加投资而不是放弃信仰。所以,从长远看,真正能热心传教的人往往不是那些接触该教时正身陷危机的人,而是那些入教时间长的人。

只有强烈的动机,没有一定的技巧与才能也不能成为成功的传教者。大部分三赎基督教信徒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手抄见证”成为在农村培训

传教者的一个恰当方式,它既锻炼了书写能力,整理了思路,又使信徒熟悉了要传讲的材料。笔者见过一个 70 多岁老信徒写的见证,厚厚的笔记本整整齐齐写满了神迹奇事和灵歌。她告诉我她只读过小学二年级,要不是因为在了这个教(加入这个宗教组织),早把认得的那几个字忘光了。有了这些手抄的材料,传教的新手们即便言辞不是那么流畅生动,也能把那些神迹奇事完整说下来。手写形式在印刷术如此发达的今天看来是十分落后的传播形式,但却是非常适合在农村训练信徒的形式。除此之外,大部分能成功传教的人有一定的表演天分,他们到陌生人面前能坦然自在,讲话时表情生动,有说服别人的能力。这样反复地宣讲使他们能力不断提高,甚至能制造出集体狂热的气氛。越是投入越是有成就感,自我的卷入程度也越深,这样的人往往成为虔信者,甚至是狂信者。

信徒外出传教时有明确的目标人群,就是那些处于匮乏状态的人。“匮乏”指遭遇到烦扰的事,“长时间感受到紧张”^{[3]342}。“作为偏方的上帝”易被处于紧张状态的人接受,他们在用尽了各种办法之后更体验到了人力的有限。请求“无限”的神来替人除危解难有一种“脱轨”的心理学效应,这种超出常轨的办法成了一条新出路。奉差一般首先说明自己“不图回报(物质性回报)”,再讲在这个教不用烧香磕头,没有成本(物质性成本),然后生动地宣讲一个又一个病得医治的神迹奇事,激起人们不妨一试的愿望。当奉差与感兴趣者有了经常性联系,一个新信徒诞生了,传教人的“工价”也攒得更多了。如果新信徒的“匮乏”没有如愿缓解,奉差会鼓励他多攒“工价”,给更多的人传福音,并为神做更多的事。如果这个信徒稳定下来,按三赎基督教宣扬的方式生活,三赎基督教组织就成功地完成了“分化”过程。

当传教人来到陌生社区时,会有一些人来围观,这些人一般是被已信教的亲友劝说来听福音的。这些生活安定,没有多少危机感的人初次听到“福音”时,只有极少的人被成功说服,大部分人很反感,甚至排斥,只是碍于情面不好意思当面打断那热切的、长长的宣传,但却不知不觉中对他们宣讲的内容留下了印象。人们在态度改变方面有一种“睡眠者效应”,即低可信性传递者造成的态度的改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明显增加^[7]。虽然宗教推销者当时的言词可能让人觉得可信度

很低,甚至荒诞,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反感的情绪渐渐淡了,其宣讲的信息影响力会增加。有朝一日听者遇到了困境,靠自己的能力很难解决时,昔日的宣传就会发挥作用,对超自然能力就可能有不妨一试的想法,很容易成为该教的宗教追求者。

传教不限于异乡,但异乡传教成功的可能性更大。在三赎基督教初传时期,往往鼓励信徒去异乡“开新工”。近些年来,各地人都听说过这个新兴宗教了,没有太多“新”的地方可供开拓,三赎基督教开始把重点放在“经营聚会点”上,努力让那些已经加入的人留在宗教团体内,并吸引更多的人加入聚会点。

2. 经营“聚会点”

信徒被鼓励定期“守安息”,守安息也是攒工价的方式之一。三赎基督教要求信徒每周守一次安息,但具体在何时可以灵活掌握。守安息的地点安排在“三点家庭”,即“接待点”、“保守点”、“联络点”,最可靠的成员才有资格作为“三点家庭”。一个安息摊一般不超过八个人,两三个这样的安息摊构成一个教会点。教会点是三赎基督教七级组织中最低一级的机构,安息摊是其下最基本的细胞组织,只有经营好安息摊才能扎根到当地社会中,使这一新的细胞组织“固化”下来。

一个安息摊能否存在下去,关键是它的活力。它的活力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这个团体的生活方式对世俗生活构成一定程度的挑战,另一个是信徒之间能形成紧密联系的团体,成员满意于团体内的亲密感、归属感。

三赎基督教定期给各聚会点下发学习材料,这些学习材料分两类,一类是道理学习,是关于如何过敬虔生活的;一类是见证学习,是各地信徒的神秘宗教体验,用以证明神的真实性。每一次聚会都鼓励信徒内心要敬虔、行为要端正。信徒除了要遵守圣经中记载的十诫外,还要遵守“六条原则”,(第一要忍耐,第二要和睦,三要改脾气,四学好态度,五要爱人,六要在家孝父母)。清楚的戒律规范着信徒的行为,使他们与非信徒的生活方式分别开来。他们自己很满意这种敬虔生活方式,并从中受益,有的说与亲朋邻舍的关系好多了,有的说心理上比过去平和多了。为了保证宗教组织内部的纯洁,团体内定期进行清查工作,叫做“灵洗”,有一期学习材料这样记载:“要全面实行救赎,把人从罪业中切实救赎出来,自洁范围是

一切违背主道之事,重点是:1、淫乱;2、乱收取;3、贪心腐化;4、敷衍不尽职;5、异端假先知;6、血气强暴和骄傲;7、属地根基动机不正;8、嫉妒纷争分裂主体。总之,认罪悔改才能赦罪,才能躲灾躲难,否则永生无门。阿门!”这种经营方式使各安息摊的人过着与世俗不同的有约束的生活,从而增加了该组织内部的活力。

定期聚会使信徒们形成紧密的联系,相同的价值观是他们联结在一起的基础。每次聚会时,他们会聊些最近一段时间的苦与乐,并彼此为对方祷告。正是在与人分享时自我有了更深的暴露,也形成了更紧密的关系,增强了对团体的认同感、归属感。团体中权威性人物很重要,众人正是围绕权威人物才建立起了对团体的认同及彼此的连接。在聚会时,谁是权威很容易辨认出来,带领信徒学习的人就是安息点的权威。他的权威来自于哪里?一是他拥有宣读与解释学习材料的权力,这些材料被视为神的旨意;二是他有机会与上线的人单独联系;三是他/她有组织协调能力和较好的口才。一个村里信三赎基督的人数多还是少,跟这个村负责人的个人魅力有直接关系。L村A线影响力最大,负责人是个40来岁以屠宰为生的男子,能说会道,处事精明,他定期去各点巡查,也经常去外地学习或是传道。B线和C线的负责人是两个能说会道的中年妇女。

如果说“异乡传教”侧重于满足信徒功利性需求的话,“安息摊”更侧重于满足信徒的精神性需求,即道德上的提升及超越生死获得永生。异乡传教与经营聚会点相结合,使这张网络纵向与横向联系都更紧密,不断分化、固化。二者相互促进,异乡传教成功就有机会设立更多的安息摊,安息摊的设立又会鼓励更多的人去异乡传教。

“异乡传教”与“经营聚会点”相结合的组织设计较适合新兴宗教在熟人社会发展,新兴宗教成员大多知道自己加入的这个教并不被政府所许可,所以发展出了一些自我保护的办法:如化整为零、设立许多规模较小的聚会点、不组织大规模聚会、隐姓埋名等。种种保护措施使新兴宗教组织具备“秘密”的特点。但是,对于熟人社会的普通百姓,这一组织又是开放的,凡是有兴趣的人都可以去安息摊旁观,更可以随便找他们打听关于“在教”的事,只是对跟“官”沾边的人往往显得格外小心。

三、新兴宗教组织运作的未来趋势及治理措施

中国的新兴宗教之所以有金字塔状组织,有“异乡传教”与“经营聚会点”的运作机制,是因为中国农村地区有同质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及熟人间的关系网络,所以其组织规模也较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组织必然要经历一个制度化过程。根据韦伯的理论,卡里斯玛式力量会随着组织的制度化而减弱^[8]。一个新兴宗教,在初传时吸引力更大,随时间推移,吸引力逐渐下降。在L村,很多信徒都说,安息摊不如以前有活力,能按时守安息的人少了很多。三赎基督教为了留住信徒,经常下发一些不忠心服侍神的反面见证,说他们如何受到神严厉的管教(宗教性惩罚),但还是不能恢复起初的活力,把一些游离到组织边缘的人再拉回来。

人们之所以去异乡传教、按时聚会,主要原因还是要借助灵力“规避风险”。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进入了快速转型期,社会发生了“系统性”变迁,不确定感增强。于是,一些人选择用传统的方式来对付因现代化冲击而产生的问题,借超自然力量抵御“风险”的威胁。所以,促使人们皈信新兴宗教的深层原因是现代社会变迁,是“风险社会”的到来。“风险社会”的概念是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提出的,他在80年代就告诫人们“风险社会”已经到来。在风险社会里,人们无法解释发生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发生,风险社会最主要的识别特征就是风险因素的不确定性^[9]。新兴宗教的确提供了一种应对“风险”的方法,如果要抑制三赎基督教这种极端型新兴宗教的扩张,除了制定相关法律制裁其违法行为外,较妥当的方式是构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人们对风险的担忧。

新兴宗教组织也随时准备利用社会危机以扩大组织。在2000年临近时,利用末世谣言制造恐怖气氛,达到招徕信徒的目的。当时L村里有些信徒不事生产,到处宣传末日即将来临,有些人因恐惧而加入。2003年非典时期,信徒又把这一事件解释为末世降临的前兆,致使人心惶惶。如果能控制好社会危机,也能达到遏制新兴宗教扩张的目的。

新兴宗教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在不断变化。随着城市化进程进一步加快,人与人陌生化程度也

加深,中国农村将逐渐失去“民间性”。“‘传统人’正在被终结——血缘关系不再是牢不可破的人际关系,地缘关系也不再提供坚实的依托,亲密关系基础上的生活共同体遭到重创,相濡以沫、守望互助的人群结合日渐式微。”^[10]现代“个体的人”将会诞生,农村社会的熟人网络将会渐渐松弛。未来的新兴宗教会面对不一样的社会环境,

不一样的宗教需求。人们的需求会是多元而个性化的。随着陌生化程度增加、流动性增强,像三赎基督教一样较大的宗教团体将不再存在,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众多相互竞争、规模较小的宗教团体。这种小规模宗教团体中有些可能会更封闭、更隐蔽,也更易极端化。所以,应对新兴宗教团体加强观察研究,及时掌握动态,确保社会的和谐安定。

参考文献:

- [1] 郑志明. 关于“民间信仰”、“民间宗教”与“新兴宗教”之我见[J]. 文史哲, 2006(1): 10-12.
- [2] 瞿海源, 章英华. 台湾外来新兴宗教发展的比较分析[A]//佚名. 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C]. 台北: 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2006: 325-363.
- [3] 罗德尼·斯达克, 威廉姆·希姆斯·本布里奇. 宗教的未来[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51.
- [4] 王尔敏. 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之生态环境及社会功能[J].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1981(10): 39-42.
- [5] 韩森. 变迁之神: 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9: 12.
- [6] 马西沙, 韩秉. 中国民间宗教史[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7.
- [7] 金盛华. 社会心理学第二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377.
- [8] 马克斯·韦伯. 韦伯作品集Ⅲ: 支配社会学[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280.
- [9] 乌尔里希·贝克. 风险社会再思考[A]//佚名. 全球化与公民社会[C].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119.
- [10] 郑杭生, 魏智慧, 杨敏. 社会学的个人: 意涵、问题及前景[J]. 河北学刊, 2010(5): 148-153.

Solidifi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An Analysis of New Religious Organizations Operating Mechanism

CAO Yue-ru¹, MA Hai-yan²

(1.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ijiazhuang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Hebei 050035,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Chinese new religions normally share a pyramid - shaped hierarchy organization, featuring interweaving structure at the bottom. Foreign missionary forms vertical linkages between the preachers and believers, and also brings vertical differentiation to the communication network continuously. Its motivation comes from the desire to avoid ill fortunes with the help of psychic power. Business meeting locations form horizontal linkages among believers, which brings solidification in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new preachers emerge from the meeting locations. Its motivation comes from th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intimacy and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benefits of godly life. The continuous wave of psychic power from the top of the pyramid provides the ongoing motivation for the solidification and differentiation.

Keywords: organization; foreign missionary; business meeting locations

(责任编辑: 李 军)